

我亲爱的小玫瑰



「巴西」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 著

蔚玲 译

一条独木舟只不过是一棵树。

树的思念深重，因为耐心让我们成材。

小玫瑰

一部带着火一般温柔的率真之作
《我亲爱的甜橙树》

作者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成名作

没有温柔的生活毫无意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部带着火一般温柔的
率真之作

我亲爱的小玫瑰

〔巴西〕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 著

蔚玲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5—8708

Rosinha, Minha canoa by José Mauro de Vasconcelos

Copyright © 1963 Editora Melhoramentos Ltda., Brazi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亲爱的小玫瑰/ (巴西) 德瓦斯康塞洛斯著; 蔚玲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02-011120-6

I. ①我… II. ①德…②蔚… III. ①长篇小说—巴西—现代 IV. ①I777.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2092 号

责任编辑 王永洪
责任校对 韩志慧
装帧设计 马诗音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1 千字
开 本 850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插页 2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120-6
定 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1 第一部

植物王国

第一章 情话 / 3

第二章 凡人故事 / 13

第三章 森林里的故事 / 35

第四章 温柔的夜 / 101

第五章 一条善良的河 / 121

第六章 一双白色木屐 / 153

第七章 暮年的歌谣 / 187

191 第二部

小玫瑰，我的挚爱

第一章 无歌的夜 / 193

第二章 乌鲁卞卡 / 211

第三章 玛丽亚·安东尼亚的歌 / 233

第四章 卡拉曼丹 / 257

第五章 醒悟 / 281

末 章 小玫瑰，我的挚爱 / 301

第一部
植 物 王 国



第一章

情 话

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泽笑咪咪的，因为他又一次感到生活简直美极了。

正因为如此，船桨轻柔地划动着，“哗——哗——”的水声竟几乎变成了一首音乐，独木舟轻快地滑行，仿佛飞一般。

暖洋洋的太阳带着睡意躲进了云彩里，渐渐西沉，傍晚来临了。万籁俱静之中，裸颈鸛迈着细长的腿在白色的

河滩上漫步,它的样子丑陋,步履摇摆不定,可当它一飞冲天时,却美得无与伦比。

一阵凉凉的、凉凉的风吹过,赤裸着上身的泽打了一个寒战。不过,就连这也是美好的,因为夏天里能有这样的凉爽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泽开心地笑着,他想起了在篝火旁度过的那些夜晚,想起了吞噬干柴的红色火舌,想起了环绕四周的星光世界,想起了人们的谈话,还想起了将饱受日晒的身躯蜷缩进薄薄的被子里睡觉,以此抵御长夜的习习凉意的那种感觉。

四月就要过去。大雨,那只是来年的事情。星星点点的小雨也许还会下,整天下雨的日子也许还会有,可是,更大的或更长时间的雨是不可能有了。

泽望着河水: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敢于用长满老茧的手撑着长长的船篙,或者用力划动船桨,让自己的心狂跳不已,让自己热血沸腾,让自己冒险逆流而上。那是险象环生的一程又一程。阳光下,远远望去,整个森林仿佛生长在天上,而不是生长在地上。

又是一阵凉爽的风。泽用力划了一桨,似乎是在对上
帝说:



“下午好，美丽的夏天，你满怀温柔地到来啦。”

上帝只是微笑，没有回应。泽继续划着桨。

现在，他无心欣赏风光，又琢磨起最近发生的那件事情。

三天之内，自己将到达石矶。他们为什么捎来那个口信？当那个印第安人把独木舟泊在河滩上的时候，自己正在捕鱼、腌制小鱼，过着心满意足的日子。

“有事吗，安德杜拉？”

安德杜拉把独木舟拖上了沙地。

“泽，来了一个人，他说他是大夫。可以相信他，他带来一个装满衣服的大箱子，另一个箱子里面装了很多药品。”

“他找我做什么？”

“我不知道。”

安德杜拉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玉米叶，在手掌心里卷起了“大炮”。

“你也来一支？”

“这种烟很呛，我不大喜欢。”

印第安人看了看晒在太阳下的鱼，蹲在了地上，一边大口地吞烟吐雾，一边眯着小眼睛欣赏着下午的美丽风景。他抽完了烟，脱掉衣服，钻进温暖的水里，然后，甩了

甩长头发，重新穿上衣服，在泽身边坐下来。这是他的好朋友！是所有印第安人的好朋友，不管是卡拉雅人，还是雅瓦埃人。听说泽去欣古^①的时候，还曾经与各种奇奇怪怪的印第安人交朋友。从卡马尤拉人到名字十分拗口的大嘴唇的印第安人，那是特舒卡拉玛埃印第安人，其实，不过就是大嘴唇的卡亚波人。

“你去吗？”

泽的心怦地跳了一下。他烦躁地皱着眉头，试图驱散不好的预感。

“那人到底什么样？”

“大高个，头发有些黄，身体很壮，因为天气热，他总爱换衬衫。如果脱掉衬衫，他又受不了蚊子，因为他的皮肤很白很白。他的胸胖胖的，肌肉发达，就像你一样。刚来的时候，他挺着大肚子，可他好像不大喜欢我们这里的饭菜，现在有些瘦了。我看，他是格雷戈罗神父的兄弟，就是那个已经在阿拉瓜亚河住了差不多五年的那个神父……”

说完，印第安人不吭声了，等待着泽的下一个问题。

① 巴西印第安人保留地。



“他来这里做什么？”

“他说他是来给大家看病的。他给所有的人打针，分发了很多药品。小伙子！他还给老人打针……甚至给得了疟疾的人看病，让他们很快退烧……”

“他怎么知道我？”

“是这样：有人找大夫看病，他总要问：‘还有谁没有来？’再有人来，他还是这样问：‘还差谁？’……后来，有人说你没有来。因为我要到这里来，他们就让我来找你。好啦，我已经把口信带给你了。”

“原来是这样……”

泽挠了挠长得相当长的卷发。那个白人占据了整个脑海。

“安德杜拉，今天你就在我这里吃饭吧？”

“我还要住在你这里呢，这样，咱们可以好好聊聊。”

“对啊。咱们很久没有聊天了……”

“你的干儿子卡纳里长大了。”

安德杜拉笑着，想起了已经长成小伙子的儿子，一时间甚至有点儿想家了。

“我给你一些甘蔗糖和鱼钩，你带给他，好吗？”

“谢谢。”

安德杜拉去河滩上捡柴，准备晚饭时生篝火，烤鱼吃。



自那天起，泽一连三天逆流而上。他希望三天之后，自己可以穿过位于费利斯上游五里格^①的莫尔蒂斯河的沙洲，在黎明时分到达石矶。

泽只顾想心事，突然意识到不经意之间黑夜正悄悄降临。现在，他需要找到一个干爽的、处在风口的河滩，因为风可以吹走飞舞的蚊子。

泽想起了她，决定结束那场不愉快。两天前，她生气了，不再跟他说一句话。每次，她都是最后一个出来讲和的，所以，泽决定这一次还是从自己开始。

“现在咱们应该靠岸，是不是？”

鸦雀无声。没有任何回应。泽继续说：

“那边的河滩比较高，你喜欢吗？”

① 里程单位，大约相当于五公里。



她终于开口了：

“哗——哗——哗——随便。”

泽耐着性子嚷嚷道：

“天啊！最近，你的脾气见长！……随便一点儿小事就不高兴！我跟你说话，你理也不理……”

“哗——哗——哗——怨我，对不对？全都是我的错。你因为随便一点儿小事就跟我争吵，到头来，还怨我不好，把责任全推到我的头上。”

这种时候，为了避免事情进一步恶化，还是迁就她道歉为妙。

“那是因为大夫那件事把我搞得有些心烦意乱……”

“哗——哗——哗——那你可要改一改。我说：‘我们到这边靠岸。’可你却偏要到另一边去，你总是我行我素……”

“我保证以后一定注意。”

他们陷入了沉默。天更黑了，几乎看不到河岸，白色的河滩正在消失，消失……

泽在心里乐了：她现在温和多了。

“你看咱们在哪里靠岸好？”

“哗——哗——哗——你再划三下，那个地方不错……”

泽似乎把巴西所有甘蔗作坊生产的糖都塞在了嘴里，
甜蜜地说：

“你喜欢我吗？”

“哗——哗——哗——喜欢。你呢？”

“我非常喜欢你。”

“哗——哗——哗——你骗人。”

“你想听我发誓吗？听着。我对受过五伤的方济各^①
发誓。”

“哗——哗——哗——圣方济各只有四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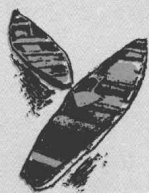
“五伤。有一个伤在他的心里，谁都看不见。你还有什么话说？”

“哗——哗——哗——真是这样，那就好啦。我……
我……信了。”

泽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天上，塔纳－汗——卡拉雅人的巨星——周围出现了一圈小小的冷晕。

① 方济各（1181—1226），意大利人，创办方济各会，提倡过清贫节欲的苦行生活，麻衣赤足，乞食为生。





第二章

凡人故事

弗洛尔大婶撩了撩头发,每当她弯腰给炉子添柴让炉火更旺些或搅一搅铁锅里的浓汤时都要这样做,因为头发总是掉下来挡住她的眼睛。一辈子都是这样。当她放下活计,在裙子上擦擦手,那一定是面带微笑地去和别人打招呼。她心地善良。这时,她正漫不经心地哼唱着什么,也许是一首没有歌词的小调,也许是一首歌词没有任何含